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卷 卷三十八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三十八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原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郢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力排羣議茂績成績施加當時數被後世如此役者庸可得乎李公字汝德西昌人巡撫淮南焯有風烈郭君字騰霄濠梁人治水徐淮之間亦累著奇效以不繫於茲河也皆累而不書而特書其興利拯患克國惠民之一事俾列之貞石以爲後來者勸云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七

皇明文衡卷之三十八

大明日曆序

宋濂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五月朔日新修 大明日曆成粵從
皇上興臨濠踐 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戒飭
之諄復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
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在秘書甲寅
以後則歲再修而續歲焉嗚呼惟夫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
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
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

皇上爲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釋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
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羣雄之手

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三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劔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惠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 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後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 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

帝力難名度越前聖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曆所書筆畧之

運動業之著規模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書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况

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

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 燕閒十有餘年知之深

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

書成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脩實錄者有所採掇庶幾

傳信於萬世也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中順

大夫知 制誥同修 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催纂

官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臣樂韶

鳳纂脩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脩臣朱右臣趙壘

臣朱廉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雙校
謄寫則臣伯宗臣廉及鄉貢進士臣黃景國子生臣陳孟賜
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臣廉
謹序

洪武正韻序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
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
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
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
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
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
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

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絃歌取其
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調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
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
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
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試科益嚴聲律
之禁因禮部之掌音舉易名曰禮部韻畧遂至毫髮弗敢違
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
通者以不出於 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
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爲補韻新安
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
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金
孔子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

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侍制臣王傑脩撰臣李叔允編修臣朱右臣趙壘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籍臣孫普臣答祿與權欽遵

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膽藁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

舊勅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

賜名曰洪武正韻勅臣濂為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徃徃拘礙不相為用宋之有司雖嘗通僻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

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九禮樂文物咸遵徃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

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旋宮以七音為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

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意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于以見

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云

太古正音序

宋濂

余少時則好琴嘗學之而患無善師與之相講說雖時按譜絃堙鬱而暢懣憤心弗自是也後聞冷君起敬以善琴名江南當時學琴者皆赴其門余尤慕之以爲安得一聽以償夙昔之好乎及入國朝余旣被命起仕而冷君亦繼至時

天子方注意郊社宗廟之祀病音樂之未復乎古與一二儒臣圖所以更張之冷君實奉明詔定雅樂而余豫執筆製

歌辭獲數與冷君間抱琴爲余鼓數曲余瞑目而聽之悽焉而秋清盎然而春煦寥乎悲鴻吟而鸛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砒砒乎冰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答而交衝也懇懇乎如唐虞君臣上規下諷而不傷不怒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貴而田野耆耄乘車曳屣嬉遊笑談弗知日之夕也余倦爲之忘寢不自知心氣之平神情之適闕旬日而餘音繹繹在耳誠知其美而欲學焉而余已老耄不可勉矣旣而冷君出其所次琴譜曰太古正音者示余且曰予之所聞者皆出乎此所未聞者可按譜而學也子可以序之重余有感焉樂之爲教也大矣古之人自非居喪服有異故則樂未嘗違乎左右所以攝念疾之氣通神明之德其助豈爲細哉後世古樂寢久寢亡今之所存若琴者無幾士大夫

又鮮能而寡聽之雖如余之有志於學猶有耄老無聞之悔况不若余之質固者乎誠以有其器而無其譜而其制不全故也今冷君獨不自私其藝將使人人可按譜而學豈非古人用心哉然余恐人見其易而忽之也故道願學之意以見其爲術之難述所聞者以告之使人知冷君之用志於琴甚久非特空言而已也冷君名某某郡人今爲協律郎

味梅齋藁序

洪武初余奉 詔總裁元史于時豫執筆者凡數十人皆四方豪俊余日與之周旋會聚間一休沐輒相過從飲酒爲歡酒闌氣盛撫掌大噱論古人文章政事不深夜不止信一時之樂哉然當是時諸君者皆壯強無恙余雖稍長亦未耄老方以爲此樂可以常有未知其爲樂也及後未數年人事稍

稍乖殊或得州縣散之南北或以老癯疾疢引歸田里或抵法遇患轉徙遠方求如舊時之歡須臾而不得然後知此樂之難遇每一思之不知俛首愴心而繼之以歎息也又况余年愈耄觸事愈多而英才凋謝愈盡雖欲不思何可得哉幸而獲見一人於十餘年之後而又得觀其文辭其慰喜又爲何如也若吳郡傅君則明是已則明在數十人中以能文稱當乖殊之時歸爲邑人師得益勉其所學最後獨存而文益進天之於則明可謂加厚矣今年自吳中寄其文曰味梅齋藁者示余皆馳驟可喜嗚呼四方之英俊至是無幾矣然則則明之文何可少乎

贈李子貞序

昔天下盛時文學行義之士多出於江淮以北今豈異於昔

哉何其遼邈而未見之也元興乎朔方其化自北始故士之北產者尤盛於元今

皇帝起南方士之盛誠由南方始自南而北理勢之必然也况朝廷思用北方士甚至有一材者即尊顯之所以運化機欲其速變也士生其間者安可不勉乎安豐李子貞善讀書有文士之秀者也其婦之弟鄭子端為通事司丞涉遠道訪之其於行義得矣及其歸也子端須余文贈之亦欲化其鄉人以文學乎子貞歸告而父兄語而朋友上方以文治思得奇才而用之有志功名者慎無自棄哉

羅文質公集叙

胡翰

尚論人物者功業易見學術易知而道德為難顏子之不違仁必孔子而後知之有若之似聖人必曾子而後辯之一時

之門弟子非不賢也且與之處也猶不能致察於斯而况庸常之人方之聖賢才智相百十也將採其所蘊之精微孰從而得之乎而况世之相去又遠也將極所至之高妙孰從而得之乎楊子雲曰存則人亡則書將必於其書而知之而得之羅文質公之在宋仕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紹興之末言任斯道之重者必屬之先生焉先生受學於龜山楊文靖公因文靖而見伊川程正公則固及程氏之門矣當是時若李籲之才器謝良佐之刀學張繹之高識尹焞之篤行未嘗不與其進而道南之嘆明道獨於龜山發之及論西銘猶不能無疑伊川以理一分殊喻之道之難明也如此先生聞易於龜山與其聞於伊川者無間則固會而為一矣嘗謂漢唐儒者能自樹立不過注心於外與之游俾尼之門入堯舜之道

必不能至此其志爲何如哉由是性明行完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有如李延平之書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有如朱晦菴之言其所造又何如哉李籲輩未聞有以是與之者今欲以其近似而窺測之固學者之所惑也獨不考之先生之遺書乎蓋博古通今務以文章爲學者非先生之學也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自守者非先生之學也二者不同而俱失之先生之學靜而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擴而極夫肫肫其仁淵淵其淵則達天德之妙矣舉而措之行事施於有政則莫非達道之用矣故先生退而隱居而志常存乎天下遭世多故而義不忘乎朝廷其言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又曰人主欲明而不察欲仁而不懼又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名器授之君子則貴授之小人則賤又曰士之二朝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類皆切於時弊達於治體其言既足以懲熙寧創制之失其授受之際又足以啓淳熙理學之正觀是集者雖不能盡知先生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庶亦得其緒餘乎余嘉遂不墜其家學以寡聞陋見論前入之道德其亦過矣仲尼之門顏子交一臂而失之而况其遠者其亦難言矣姑存其大要焉

風水問答序

胡翰

烏傷朱君彥脩故文懿先生之高弟弟子也少讀書從先生游最久嘗有志當世克賦有司不合退而業醫猶幸其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遂名海

右又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答書成示余雙谿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隕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焉而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往溺於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為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又多秘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辯之以為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為宮室以處審曲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祖宗之神上參于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葬已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夭於人哉故葬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古今出入詩書之間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辯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用之以相國宅土坐之

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為都邑宮室設也而家人墓大夫之職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借欲擇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為得也惜其書不見於二百年之前紹興山陵改卜之議晦菴朱子以忠賈禍夫以一世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萃乎其人觀於天下之義理多矣而篤惟蔡元定之說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學於勉齋四傳而為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計其平日之所討論亦嘗有及於斯乎不然則是書成於先生未易贊之日必能是正其說傳信於人而願使翰得而讀之豈知言哉且翰先人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將命而不暇擇嘗惕然於先儒土厚水深之言於是得君之書欣然如獲拱壁昔里有余禎者以是術游江湖間邵菴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

理十準虞公稱其有得於管輅王吉之傳力詆曾揚之非而不悟指蒙非輅所作則與翰同一惑也書之于篇朱君其幸終有以教之

古樂府詩類編序

太原郭茂倩哀次樂府詩一百卷余采其可傳者更定爲集若干卷復論之曰周衰禮樂崩壞而樂爲尤甚自制氏爲時樂官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况先王之聲音度數不止其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紀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聲詩者古之樂章也雅鄭得失存乎其辭辨其辭而意可見非若聲首度數之難知而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謠詩人之諷咏至于後世遂無復雅頌之音雖用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獨何

歟蓋詩之爲用猶史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之爲用猶婉而微章辭我不同由世而異中古之盛政善民安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淳而不散其言莊以簡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勳是謂德音及其衰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嗇強者多悍淫亂者忘反憂深者思蹙其或好樂而無主困敝而思治亦隨其俗之所尚政之所本人情風氣之所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刺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唯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牡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爲閨門外之爲鄉黨非關雎麟趾則鵲巢騶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倩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

黃門鼓吹鏡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攷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為魏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為晉晉之東其辭麗遂變而為南北南音多豔曲北俗雜胡幾而隋唐受之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未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追琢鑿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况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美盛德告成功之實會朝燕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齋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羣下之情哇聲俚曲若秦楚之謳巴渝之舞涼伊之技莫不雜出以為中國朝廷之用惛心盈耳不復知其為教化風俗之蠹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有足言者然以唐虞之盛不能無憾焉吾於此見其風氣之淳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若夫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則詩之為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去取之意將望於後之作者焉

王氏數學舉要序

數何始乎始於古之聖人六章九章蓋太昊軒轅氏所作也其學則古無有也六藝之教在小學八歲之童習之而九數在當時猶一藝爾道術裂於天下百氏之說並興天下之言數者不必本於儒而儒者亦罕究其奧於是國者立於一家之學五曹孫子之科隸在國子雖以之名家可也然議者猶以一曲病之故其學之興也不能如古之恒久其為教也徵之於今而不可得方田之法廢則度地不得其要粟米之法廢則交質不通其變以至稟稅積累則無衰分少廣以御

之高深廣遠則無重差勾股以御之間有名其術者舉一貨一幣一程一度銖銖而乘之銖銖而除之寸寸而乘之寸寸而除之終其書不出乎此學之者終其書不得其術亦惑矣吾不知古所謂五曹九章法者有類焉否也意其不若是也必矣數者天地之紀也萬物之統也唯聖人能舉之聖人達乎天地萬物之情故也不達乎天地萬物之情以言乎數者則賴有聖人之法存焉耳當小學既廢之後法之存者鮮矣雖世所謂通儒或莫之能於是其有言之者吾乃以其不能而病之亦惑矣且百氏之說不適於用君子不病之是雖不當於古豈不愈於百氏之說哉故吾於王氏之書有取焉其言九九奇兩之法較之世所見者約而甚嚴于以均多寡比輕重揆高卑準遐邇或盈或朒或正或只具紀一衍萬極乎北京

正哉其用不窮其意亦將授之於人非欲人之不知也使數學復興則是書宜不廢吾惜不及見其人而獨得其書以論之其有深於此者吾亦不敢謂其盡於書也吾聞之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莫非數也豈必由其術者然後能通之哉苟通之雖謂之儒者可也而儒者之學則大矣

贈楊載序

洪武二年余客留京師會楊載招諭日本自海上至未幾詔復往使其國四年秋日本奉表入貢載以勞獲被寵賚即又遣使流球五年秋流球奉表從載入貢道里所經余復見于太未竊壯其行文夫生不為將得為使足矣緩頰折衝之間一言得之足為中國重一言失之亦未嘗不為夷狄侮笑東南海中諸夷國遠而險者惟日本近而險者則流球耳由

古以來常負固桀驁以爲中國不足制之元入中國所統土
宇與漢唐相出入至元中嘗命省臣阿剌罕將兵討日本未
及其國而海舟多漂覆不利其後又議取流球用閩人吳誌
斗之言不出師而遣使往喻其國留泉南者雖久之訖不能
達而罷豈二國果不可制乎亦中國未有以服其心也今載
以一介行李冒風濤之險涉魚龍不測之淵往來數萬里如
行國中不頓刃折鏃而二國靡然一旦臣服奉表貢方物稽
首拜舞 闕下此非人力蓋

天威也天威所加窮日之所出入有國者孰不震疊因其震
疊而懷柔之行人之事也非有陸賈之辯傅介子之勇莫膺
其任而載慷慨許國奮不顧身者吾不知其何所負也竊求
其故而於駙馬王公見之公在閩中嘗取漢太尉家法書以

遺載欲其不失爲清白吏子孫意者夷人饒於貨寶恒以
啗中國之使中國之使受其啗而其鮮不鈎於利者使豈
不鈎於利則奉天威命安往而不濟苟鈎於利則雖奇丈夫
檢狎小子之不若耳幸加勉焉 國家委重非特使事蓋將
授之以政矣

靈棋經解序

劉基

昔者聖人作易以前民用靈棋象易而作也易道奧而難知
故作靈棋以象之靈棋之象雖不足以盡易之蘊然非精於
易者又焉能爲靈棋之辭也哉靈棋之式以三爲經四爲緯
三以上爲天中爲人下爲地上爲君中爲臣下爲民四以一
爲少陽三爲太陽二爲少陰四爲老陰少陽與少陰爲耦而
太陽與太陰爲敵得耦而悅得敵而爭其常也或失其道而

禍反爲仇或得其行而敵反爲用其變也陽多則道同而相
助陰多則志異而相乖君子小人之分也陰陽迭用體有不
同而名隨之異變易之道也易之取象曰車曰馬曰楸曰矢
曰鬼曰狐之類推而達之天下之物無不該矣曰馬矣而又
化爲龍曰水矣而又以爲雲變易之義也非通天下之顯者
不識也故曰靈棋象易而作也非精於易者不能也予每喜
其占之驗而病解之者不識作者之旨而以世之卜師之語
配之故爲申其意而爲之言若夫以爲黃石公之授張子房
之受則傳無其文史無其實不敢從而附會之也

贈徐仲遠序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邪聖人罕言命命果不足
道邪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自古

固有不仁而安榮守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古之人以
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爲福而不言貴今之論命以官爵之
小品高下豈古之所謂禍福與今異耶好德無踰於仲尼則
厄窮而在下顏淵亞聖三十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極人
上而以壽終且及其子與孫禍耶福耶所謂命者當何以斷
之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
也今之言命者其果有合於古人否乎天以陰陽五行生爲
人也陰陽五行之精是爲日月木火土金水之曜七曜運乎
上而萬形成于下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
之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
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
人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且至而蘄願解月死而羸跪唯溼

風動而薺麥死清霜降而豐鍾鳴物理相通不可誣也天告
徐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福無不驗予甚異之而贈以
言若夫吉凶利害之所趨避則吾聞之孟子矣

夏小正集解序

王禕

夏小正世以爲夏書其書在大戴禮中傳之者戴氏也鄭康
成爲之註或曰盧辨註謂爲鄭氏非也潁州韓元吉氏嘗以
范太史家藏舊本校定之然與故所傳關本訛舛不同會稽
傅崧卿氏又據關本而爲訓釋實多所補正及考亭朱子集
儀禮尊信小正而用之經其論定者旨益加明矣今括蒼趙
君復集諸家之說而爲之解於是爲尤詳密者也以予論之
小正之爲夏書不可無疑者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虞書以曆
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爲重事小正其遺法也孔子嘗曰我

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及答顏淵以
爲邦曰行夏之時而作春秋用夏時以冠月其有取於夏時
如此設小正誠夏書則在孔子所必取然而不與禹貢同列
於百篇何耶鄭氏謂夏時者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
則以小正爲夏書者鄭氏也不信聖人而漢儒是信不可
耶禮記月令漢儒皆以爲周公作而其中雜有虞夏商周秦
漢之制殆漢末諸儒採呂氏十二月紀淮南子時則訓等書
爲之耳大戴禮之有小正小戴禮之有月令烏知其非類耶
或曰呂氏據夏小正以正四時或曰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
氣有應候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
爲節因小正而加詳也意者小正特出於月紀時訓之前者
耶是則以小正爲夏書誠有可疑者也趙君之言謂鄭氏以

小正爲夏書本無左驗所紀昏旦中星與星之見伏率與月
令月紀時訓不合唐一行推以曆術知其實在夏時其爲夏
書無疑是又不然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精曆數者
悉所能考蓋自上古以來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數無
不可知况在夏后之世安知非精曆數者逆考而溯推之求
其故以著于書亦豈可遂信之而不疑乎世以本草爲神農
之書素問爲黃帝之書其果出於神農黃帝乎本草素問
不可必其出於神農黃帝月令不可必其出於周公則小正
之爲夏書予固不敢不致疑其間也惜乎趙君已不可作不
得以予所疑者質之然君之爲此書則既考覈詳而論辯密
卓見絕識徃徃而是其有可傳者歟第其真本及所著他
書皆厄于兵而此篇者乃其伯氏掇拾遺藁重所繕錄章句
字書之脫誤不能無之覽者擇焉而已君諱友桂訖仲其字
學行志業具載宋太史所爲墓誌茲故弗道而論予所疑者
序其書焉

黃子邕詩集序

盱江黃子邕氏善爲詩其詩有曰醉夢蘂者皆古樂府歌行
五言古體總若干卷其辭簡質平實壹本於漢魏而絕去近
代聲律之弊殆幾於古矣嗟乎若子邕者豈非其意欲追古
之作者以爲並然可不謂爲今世之能言者歟予嘗論之三
百篇之詩其作者非一人亦非一時之所作而其爲言大抵
指事立義明而易知引物連類近而易見未嘗有艱深矯飾
之語而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否世變之隆污物理之盛衰
無不著焉此詩之體所以爲有繫也後世之言詩者不知出

此往往惟銜其才藻而漫衍華縟奇詭浮靡之是尚較妍蚩
工拙於辭語間而不顧其大體之所繫江左以來迄于唐宋
其習皆然是其為弊固亦非一日矣今子邕乃能斥漫衍以
為簡屏華縟以為質黜奇詭以為平易浮靡以為質讀其辭
知其於天道人事世變物理之際詳矣等而上之詎止於漢
魏而已哉故予以謂子邕之詩殆幾於古今世能言之士如
子邕者蓋不可多得也子邕嘗北游遭世叔季其言不見用
其志鬱鬱不得遂賴

今天子明聖盡收前代遺才而甄錄之故子邕遂擢宦於禮
部會朝廷方務稽古禮文之事討論潤色出於子邕者居多
蓋子邕之學不特善於詩而已予故論其詩并及其平生之
槩便讀之者因得以悉其人而又以見予於子邕之詩能知
其意之所在與其學之所至非苟焉相好而已也

送鄭仲宗序

上之三年夏詔徵江南諸郡縣民凡稱大家者悉赴闕既集
闕下則造之於廷而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
治亂盛衰紀綱法度賦稅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焉
累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為書以摹
本分賜之乃六月十三日庚午

上御奉天門翰林臣宋濂臣詹同臣王禕及起居注臣陳敬
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知朕所以訓諭斯民之意乎臣
禕謹對曰自古帝王皆身兼君師之任君以治民師以教民
三代而下為人主者知為治而不知為教今

陛下主天下為治之道已備而又集凡民而訓諭之耳提面

命不啻嚴師之於弟子此政古昔帝王教民之意也又問卿等亦嘗見鄉人有論否乎臣濂對曰臣鄉人浦江義門鄭氏實來受訓諭為臣言陛下教之之旨甚至今還且將以所賜書重刻而摹之使其鄉里之民家有是書以廣宣聖意矣越數日仲宗來請別且求言以為贈仲宗即所謂義門鄭氏者也夫仲宗之來既承

聖天子之叮嚀告戒至詳且悉天下之言宜莫有加之者矣而顧又求言於禕何邪禕也聞之三代之民人有士君子之行豈必皆待上之人匡直輔翼而振德之哉蓋其性質本善而又薰陶漸磨之素至故一鼓舞之間莫不興起於為善而此屋可封之俗成矣今仲宗之家十葉聚食藹然有仁義之風庶幾一家之三代今又昭受聖訓而且圖使鄉里之民同

興於仁讓上下相成如此豈非三代之君民者與夫紀述上德而推揚之以風厲乎四方者史臣之職也禕故具志其事書以告仲宗若仲宗才學之懿行役之勤則凡賦詩者當能稱誦之茲不復道

潛谿後集序

趙沔

潛谿前集凡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塾既刻而傳之後集筆藁日新卷帙未有終也宋公以書來俾沔序其意顧又病廢學閱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自蓋嘗偏觀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見者然則後集固不可無序沔既不敢讓知其又奚辭廼為序曰脩辭以為文非古也其起於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列於儒林而孔子

弟子別為傳謂辭章為文而不本於經蓋昉於此至唐韓子
宋歐陽公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
學問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用於是為貴雖
子朱子繼周程之緒猶且誦法表章而不敢忽焉葉正則顯
於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脩辭不踐故迹而非離侵畔
自窒其源其視韓歐持起於千載之下而知所宗尚者為何
如也是以君子尚論浙東先達必以東萊呂公為歸豈非以
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師雖擬諸孔門游夏之倫而無愧也乎
若夫辭達理明不繳繞於陳言而固與之合則百餘年間莫
善於侍講黃公者矣景濂父主呂公之鄉而游于黃公之門
其學以經為師而尤長於周禮其出入百家鉤深探隱蓋將
以自致也而不但資為文其於為文直以才高思敏舒之歛



之無適不宜而未嘗有意於為作當其發憤擇術真詆辭章
為淫言葩藻為宿穢期於刻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之塗而
於呂公尤惓惓咏思歎慕若不能自已於言者則其於輕重
之類得失之幾察之明矣別集之行豈徒欲以文辭名世者
哉蓋沔所知於景濂父者如此若夫陳公謂為文必傳諸師
而後可者景濂父既不以自多而沔又不足以言之顧嘗聞
之袁公伯長嘗問於先師虞公伯生曰為文當何如虞公曰
子浙人也子欲知為文當問諸浙中庖者子川人也何足以
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為庖也麤塊
而大斲濃醢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
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清齊澄之
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

毛鱗介之珍不易其性故予謂爲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
袁公蓋矍然稱善也自虞公爲是言學者竊論以爲非黃公
之文不足以當之衆仲嘗學於虞公而景濂父黃公之徒也
二公之所指授信乎有異於他門者哉善觀斯集者則得之
矣

送操公琬先生歸番陽序

聖天子旣平海內盡輦勝國圖史典籍歸于京師乃
詔脩元史起山林遺逸之士使執筆焉凡文儒之在官者無
與於是廷之臣各舉所知以應 詔沔以衰病屢謝 徵
命亦誤在選中使者至郡太守將吏皆能言其病狀然莫肯
受其咎者故不得終辭舟過嚴陵適前太史金華宋公景濂
亦至曰有 詔召王子充於臨漳矣予曰沔衰病日增非可

出者縱出亦無補於事所幸者平生故人重得一見於契闊
之餘事故有非偶然者宋公曰然蓋予與宋公不相見者數
載而子充則十有餘年矣旣至京師聞番陽操公琬先生在
書館卧病旦夕以聞即可歸私又自念番歛接境自弱冠則
知先生先生學通諸經百氏述作滿家諸兄之家於番者與
先生有連姻相好也每相見輒能言先生動靜而未獲一識
今乃得相見於此豈非向所謂非偶然者乎自是日上堂與
諸公從事筆硯間退則省先生疾先生疾少間輒俾子連榻
卧談論經史晝夜疊疊相扣擊不少休予蓋有愧焉俄而禮
部尚書崔公侍郎傅公同至局中以得旨先生且爲別先生
乃爲文一篇以告同舍同舍之士莫不惜先生之歸感賦詩
爲先生贈予辱知有自則進言於先生曰先生歸矣士之在

山林與在朝廷異其於述作也亦然纂釋群經折衷百氏處
則充棟梁出則汗牛馬雖其說未必盡合於聖人非素業與
之相出入者不敢議也崇古學貴文章凌厲漢唐上擬三代
使窮鄉晚進謏聞淺見之士目動神聳不敢出聲以誦自揆
終身不能爲者又况陶冶性情吟詠風月或以單辭或以偶
句爲人所稱皆足以名世雖或無取於作者於人非鬼責亦
何有焉此皆山林之士所爲得也若夫 朝廷之士則不然
太史公網羅舊聞上接春秋下迄麟趾其序高帝創業文景
守成至今使人如親見之書封禪平準傳貨殖皆諫書也而
後世以爲謗韓退之未遇時欲作唐一經以垂無窮旣入史
館不敢有爲柳子厚善辭迫之曾不少動僅以執事成順宗
實錄數卷卒困於讒口竄走無完篇司馬文正公受知神宗

與筆旋以疾引退遂克畢力於此書書成徵余序之雖然余
固習而不察者也安能發其蘊以撝謙請之力姑著其用心
之專云爾

書之設以同文爲盛故又有外史掌達書名行人掌諭書名漢循其法太史試學童諷書九千字者得爲史吏民上書字有不正者則糾率之其掌於官可知已夫書非曲藝也大而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次而古今成敗得失之迹九流百氏雜家之說又次而官牘家乘錢穀獄訟米鹽碎務之記注莫不有賴於書蓋不容於一日廢者也而爲書之法六曰象形曰指事曰諧聲曰會意曰假借曰轉注其爲法也有子母相生之類形聲清濁之別五方言語之異用之者易流於譌舛自夫官失其守大夫士務趨簡便以指事爲象形者有之以會意爲指事者有之至有以轉注爲假借會意爲轉注其失滋甚於是六書之義不明而義理之精微有失其本真者矣越人趙君撫謙深以爲病取訥叔重而下諸家論著之書



攷其得失推子母之相生俾各歸其類正五方之言語律以四聲而以子母相生之例統之爲凡例以提其綱爲圖說以括其要分爲十類著爲十二篇釐爲三百六十部於是六書之義明而六書之用無譌舛之患矣嗟乎大夫士之於六書譬之麻縷絲絮莫不以爲衣也而或不知其出於蒔育稻梁魚肉莫不以爲食也而或不知出於佃牧習而不察此固人情之大較撝謙非有官守如古者外史行人之所掌而用力於衆人所畧之地何其用心之專也哉撝謙裔出宋宗室志慤而守恬其學邃於經術諸子百氏莫不記覽著爲文辭抑揚反覆能沛然盡其所欲言而不畔於道觀其所著六書論可見已至於六書本義則其尤盡心者也方

國家校正韻譜

徵至

京師稍試其所學擢中京國子監

八章散爲一百九十五條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正已慎微脩紀遠利尚誠量敵審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槩矯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洞釋羣疑辯博奇瑰巧於比喻而不失乎正驟而讀之其鋒凜然若太阿出匣若不可玩徐而思之其言確然鑿鑿乎如藥石之必治病斷斷乎如五穀之必療饑而不可無者也豈若管商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捭闔孫吳之陰謀其說詭於聖人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以爲非者哉見是書者皆以公不大用爲憾詎知天意有在挈而昇之維新之朝乎

皇上龍興卒以宏謨偉略輔翼興運及定功行賞疏土分封遂膺五等之爵與元勳大臣丹書鐵篆聯休共美於無窮不

其盛哉傳有之曰楚雖有材晉實用之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望於天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之事業具于書此元之所以亡也公之書見于事業此

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含有關於天下國家之故則是書也豈區區一家言哉一變蚤嘗受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寺出是書以見教一變駭所未見愧未能悉其要領今公已薨其子仲璟懼其散軼以一變於公有相從之好俾爲之序願一變可改序公之書然得繫名於簡編之末亦爲榮幸因不讓而序之公諱基字伯溫括蒼人若其言行之詳官勛之次則具在國史茲不著

六書本義序

徐一夔

古者六書之法皆掌於官成周保氏之職以六書教國子而

上方命儒臣纂脩元史

上知其老於文學但預纂脩之列書成職教大本堂旋擢應奉翰林文字未幾超遷今官凡稽古禮文之事公多論定會翰林虛座 朝廷用之惟恐不盡其才遂命兼領其院事方是時天下大定 朝廷務導宣恩意稱揚功德推序勲閥以昭明文物凡詔令封冊歌頌碑碣等製多出公手公自念文章之用蓋在此耳措辭陳義各當其體於是公之文沛然爲一代之用矣故余以謂文章之士否存乎人而文章之用則係乎所遭也余也蚤嘗有志茲事向以與公有鄉里之好數嘗從於論著之末詎意未老先衰學日益落氣日益耗遂莫能有所成就亦安敢自謂顯諸用也茲見公 京師盡出其所爲文見示且徵言以兼其端余遂爲之論次後之觀斯文

者尚知余言之不詭也

郁離子序

郁離子者誠意伯劉公在元季時所著之書也公學足以探三才之奧識足以達萬物之情氣足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尊主庇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繫念慮官不擇人例以常格處之嚙不能為已而南北繹騷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閩方務治兵辟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自見累建大議皆匡時之長策而當國者樂因循而悅苟且抑而不行公遂棄官去屏居青田山中發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郁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離子其書總為十卷分為十

作資治通鑑垂十九年始就而小人出鄙句以訾之此皆鉅

人碩德名實孚于上下以著書為大業者也猶或所遭若是

今吾人挾其山林之學以登于朝廷之上則其茫然自失

凜然不敢自放者豈無所懼而然哉尚賴

天子明聖有旨姑即舊志為書凡筆削悉取睿斷不以其

所不能為諸生罪德至渥也於是先生得以病辭歸而支

離昏昧如涉者亦得以預聞纂修自詭豈非其幸歟然則涉

於先生之行獨不能無所感者良有以也先生曰子姑遲之

吾待子於番歛之間不遠矣

陶尚書文集序

徐一夔

國家之興必有魁人碩士乘維新之運以雄辭鉅筆出而敷張神藻潤飭洪業鏗乎有聲炳乎有光聳世德於漢唐之上

使郡國聞之知朝廷之大四夷聞之知中國之尊後世聞之知今日之盛然後見文章之用爲非末技也嗚呼有志於此者疲神於六籍之間焦思於佔畢之下其勞蓋亦甚矣夫其所以爲此者抑豈徒爲華哉亦將効用於國家不使淪於虛器而已而得此者少也若今禮部尚書陶公凱者其得此者歟公姿性過人其才甚高其學甚博其識見甚卓且遠故其爲文多或千言少或百字下筆汨汨不見有艱難意嘗遊吳楚會時方擯棄南士懷寶不售其爲文多激慨中更亂離自度無所於用去居深山之中授經以養其親而其爲文多隱約今

天子削平海內思變馬上之習遣使四出聘起巖穴之上使至台州得公公不敢固讓出應國家之需時





所
圖
書